

郭秋生在《南音》雜誌中的台灣話文實踐與困境 對現代台語教育的啟示^{*}

邱偉欣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formosaner@gmail.com

摘 要

1930 年代的台灣話文論戰是最近一百年內，台灣知識分子之間首次爲了台語寫作進行爭辯。《南音》雜誌是這場論戰的戰場之一，雖然壽命很短，不過郭秋生在其中創設了〈臺灣話文嘗試欄〉，並發表他對如何用漢字來書寫台灣話文的完整理論，更進一步地，他用實際創作來證明如此的主張是可以實踐的。〈大耳的入港〉便是他於《南音》中的第一篇漢字台語小說創作。目前台語教科書編寫都是採用漢字爲主，也以台語漢字教學做爲台語讀寫的目標；但當前台語漢字的選用與郭秋生主張的台語漢字用字原則並無明顯差異。使用漢字做媒介是否爲台語教育的好方法便是這篇論文的提問以及回應。這篇論文除了簡單介紹《南音》雜誌，也採用文本分析的方式分析郭秋生的台語漢字使用原則，以及小說〈大耳的入港〉的內容與郭氏漢字用字原則的實踐。透過以上分析，了解郭氏在台語漢字書寫所遇到的困難。接著本文將郭秋生的用字原則和現代台語漢字選用標準做了比較。經由比較，指出用台語漢字做媒介不是台語基礎教育的好方法。結論指出，目前的台語教育應該用羅馬字做教材主體，使學生有台語音韻覺識的良好基礎之後，再來引導學生認識台語漢字書寫。

關鍵字：郭秋生、《南音》、台灣話文、漢字、音韻覺識

◎ 收稿日期：2020 年 12 月 22 日；審查通過日期：2021 年 3 月 2 日。

^{*} 銘謝：本論文原本的題目是〈《南音》內底 ê 臺灣話文實踐與困境〉，發表於 2020 年 10 月 30 日假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主辦的台灣文學教學國際研討會。在此感謝諸位先進的指教，以及《台灣學誌》匿名審查委員的仔細審閱。

郭秋生 tī 《南音》內底 ê 台灣話文實踐佢困境 對現代台語教育 ê 啟示^{*}

邱偉欣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摘 要

1930 年代 ê 台灣話文論戰是最近一百冬內底，台灣讀冊人之間頭擺為著台語寫作來鬥爭。《南音》雜誌是這場論戰 ê 戰場之一，雖然伊 ê 壽命真短，毋過郭秋生 tī hit-tah 有創〈臺灣話文嘗試欄〉，mā 發表伊對 án-tsuánn 用漢字來寫台灣話文 ê 完整理論，伊 koh 進一步用實際 ê 創作來證明 tsit 款主張有路使。〈大耳的入港〉就是伊 tī 《南音》ê 第一篇漢字台語小說 ê 創作。Tann，台語教科冊 ê 編寫 to 是用漢字為主，mā 以台語漢字 ê 教學做台語讀寫 ê 目標；現時 ê 台語漢字選用佢郭秋生主張 ê 台語漢字用字原則 phīng 無差大碼。用漢字做媒介物是 m̄是台語教育 ê 好法度就是 tsit 篇論文 beh 問佢回應 ê 問題。Tsit 篇論文除了簡單介紹《南音》雜誌，koh beh 用文本分析 ê 方式分拆郭秋生 ê 台語漢字使用原則，以及小說〈大耳的入港〉ê 內容佢伊 án-tsuánn 實踐伊 ê 漢字用字原則。透過 án-ne ê 分拆，lán thang 了解伊 tī 台語漢字 ê 書寫所 tú 著 ê 困難。後繼 koh 來 kā 郭秋生 ê 用字原則佢現代台語漢字選用 ê 法度做 pí-phīng。透過 án-ne ê pí-phīng，指出用台語漢字做媒介物袂是台語基礎教育 ê 好法。結論指出，現此時 ê 台語教育應該用羅馬字做教材 ê 主體，hōo 學生有台語音韻智覺 ê 好底蒂，了後才來引 tshuā in 認 bat 台語漢字 ê 書寫。

關鍵字：郭秋生、《南音》、台灣話文、漢字、音韻智覺

^{*} 銘謝：本篇論文原來 e 題目是〈《南音》內底 ê 臺灣話文實踐佢困境〉，2020 年 10 月 30 日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主辦 ê 台灣文學教學國際研討會發表。Tī tsia 感謝諸位先進 ê 指教，以及《台灣學誌》匿名審查委員斟酌審閱。

一、話頭

書面語 ê 使用 tī 台灣有幾若百冬 ê 歷史。普遍，人 khah 知影--ê，是古典漢文 ê 書寫，有學者指出，台灣古典漢文 ê 書寫歷史上無對 17 世紀中就有--ah（黃美娥，2004）。古典漢文若是 beh 讀出喙，就愛用孔子白，m̄ 是用平素講話 ê 白話音。¹無受過漢學教育 ê 人，tshiāng-tsāi 無法度對孔子白有真好 ê 掌握，無法度 kā 漢字恰 hit 字 ê 發音 tà--起-來，致使台語會曉聽俗講，suah m̄ 知 án-tsuánn 讀俗寫。雖然孔子白無像白話音 ê 流通 hiah 闊，koh 是屬 tī 讀冊人 khoo 仔，m̄-koh 讀冊人無可能恰社會整體割裂，所致孔子白的確會溢到 khoo 仔外 ê 社會各階層--nih。Tsit 點，lán uì 台語 ê 發音至少會使分做文 / 白兩個語言層²就通了解（楊秀芳，1982；李如龍，1995）。

發音掠外，成做書寫符號 ê 漢字，mā m̄ 是 kan-ta 讀冊人 tsit-ê 社會階層才會曉使用--ê。雖然無法度 thang 確定社會上透過學仔、書房以外 ê 非正式管道學會曉一寡漢字 ê 人比例有佻 kuân，m̄-koh lán uì 現此時會當看著 ê 歌仔冊知影（臧汀生，2011），漢學底蒂無 hiah 塞腹 ê 人無親像受過漢學教育 ê 讀冊人，teh 讀冊寫文 ê 時，定著會受漢字（符號）kap 孔子白（聲音）ài 做一對 ê 限制，in teh 使用漢字 ê 時 khah 無受漢字恰發音的確 ài 成做雙對 ê 束縛，會用得講 in 是 khah 會 kā 漢字當做記音符號來使用。

台語 ê 音節真濟 lóng 恰漢字無 tú 好對對，讀冊人若需要 kā 台語寫成書面語 ê 時，kám 猶會致意講漢字恰發音定著 ài 一對？日本時代 tshím 起鼓，日本人 m̄-nā 利用古典漢文 tī 東亞 ê 共通性來恰台灣 ê 讀冊人 tsih 接（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2006），mā 利用 tsia 會曉講台語 ê 讀冊人來編寫台語一日語 ê 語言教材，in tī tsit 寡教材內底 teh 使用漢字寫台語 ê 時，雖然 iáu 是無歌仔冊漢字 ê 自由（林香薇，2008），m̄-koh mā 是 khah 無受「漢字 / 孔子白」ê 限制。Tsit 款讀冊人 ê 非經典漢字使用法，凡勢 tī 清、明 ê 時代，就已經真四常。Lán kā 看 tī 大明時代就已經 tī 福建 hit-tah teh 時行 ê 《荔鏡記》潮劇劇本，內底 ê 漢字就是適應當地語言 ê 書寫（施炳華，2013）。雖然 m̄ 知 tsit-ê 劇本 ê 作者是乜人，m̄-koh 學者一般認為伊是落第秀才。孔子白永永恰當地語言有精差，若 beh 用漢字來書寫當地語言，tsit-ê 精差 ê 限制一定 ài phah 破；潮劇《荔鏡記》ê 劇本就是 án-ne teh 實踐漢字書寫當地語言。日本時代 ê 台灣讀冊人 uì 1920 年代 ê 「新文學運

¹ 台語以及恰伊上倚 ê 語言變體廈門語，lóng 有兩個語言系統：用 tī 書面語讀寫--ê 就是孔子白，mā 叫做讀冊音、文言音、字音，用 tī 口語--ê 就是白話音、話音、土音、語音。參考 Sung（1973）。

² 孔子白恰白話 ê 發展 hām 台語 ê 歷史有真大 ê 關係。白話音 khah 古早，普遍屬 tī 一般人 ê 口語--nih，孔子白是後來受語言接觸，政治勢力恰權力變化 ê 影響才發展--ê。古早 ê 讀冊人 khah uá 政治恰權力 ê 核心，in teh 使用 ê 一寡文字恰口語 ê 詞彙無直接干礙，書面語恰口語無齊全 ê tà-tah，所致，孔子白 khah 屬 tī 讀冊人階層。

動」起鼓以後，mā teh 實踐用漢字來做台語 ê 文學（丁鳳珍，2007；呂美親，2007）。1920-1930 年代 tī 台灣讀冊人之間發生 ê 文學論戰其實就是一路行--來 ê 文學實踐 ê 路線演變、試驗恰相輸。

日本時代台灣讀冊人文學論戰 ê 重點一直是因 tī beh án-tsuánn kā 文章寫白 ê 白話文運動。學民國式白話文³ê 樣，無法度真正符合台灣人喺講 ê 話語，文章寫--出--來無可能是真正 ê 白話。台灣話文 ê 議論恰唱議 tī 1930 hit kha-tau 就愈來愈大聲。磕著台灣話文論戰 ê 文章出現 tī 日本時代 ê 幾若種刊物頂 kuân。《南音》就是其中 ê 一本要緊雜誌。Lán tsit 篇論文就是 beh 來講《南音》恰內中一个重要 ê 作者郭秋生。

Tsit 篇論文 ê 結構主要分做兩個部份。除去話頭，第二到第四節算做一部份，tī tsit 部份內底，lán beh 來探討一个要緊人物郭秋生，tī《南音》雜誌內底發展 ê 台灣話文漢字理論恰伊 ê 創作實踐，ùi 伊 ê 理論恰創作實踐內底，顯明用漢字書寫台語 ê 困難所在。論文 ê 第二節就是 beh 介紹《南音》tsit 本雜誌 ê 誕生恰簡單講伊內底有啥物款 ê 台灣話文。第三節，beh 集中探討郭秋生唱議 ê 台灣話文漢字使用原則。論文揀郭氏做探討對象，是因為伊是唯一一个 tī 一篇文章內底完整列出台語漢字使用原則 ê 人，tsia-ê 原則 mā 對台灣話文 ê 其他作者造成影響。論文 ê 第四節是掠郭秋生 ê 小說創作〈大耳的入港〉做例，來看伊實際創作 ê 小說內底 ê 漢字使用情形是 m̄是恰伊 ê 理論有 tau-tah, tsit-tah 會分做兩個小節來看小說 ê 分拆，恰漢字使用 ê 情形。論文第五節本身成做一大部份，是論文議論 ê 目標，是 beh 來反省 tsit 款理論恰實踐所 tú 著 ê 困難對現此時台語教育 ê 啓示；tsit 節會拆做三個小節，頭一个小節會先來 kā 郭秋生 ê 漢字使用恰 tsit-má 使用 tī 教育現場 ê 台語漢字 khng 做伙 pí-phng, thang 理解台語漢字 tī 教育現場 ê 困難，第二 ê 小節，會來講台語 tī 近代 ê 變遷恰現此時社會 ê 台語環境，了後 tī 第三節，用音韻智覺（phonological awarness, PA）ê 理論恰研究來理解，現代台語教育 ài uì 羅馬字著手去教才得會著 khah 好 ê 效果。

二、台灣話文 ê 舞台恰《南音》tsit 本雜誌

Tsing 新文學運動以來，張我軍所唱議 ê 民國式白話文，影響袂少讀冊人去實踐 tsit 款書寫。M̄-koh，台灣人寫民國式白話文寫到一个坎站，就會發覺著礙虐 ê 所在，雖然講是「白話」，hit 款 to m̄是台灣人 ê 喺 teh 講 ê 白話，黃石輝針對民國式白話文就 bat

³ 文章內底用「民國式白話文」，無用「中國白話文」是因為：第一，tī 中華民國時期發生白話文運動，以後白話文才 tī 中國漸漸標準化 koh 通行全國。第二，「民國」是日本時代一寡台灣人對中國 ê 認知，比論林茂生 tī〈新臺灣話陳列館〉（Lim, 1934）內底講著詞源 ê 時就使用「民國」來相對「國語（日本話）」。

án-ne 批評：

……所通行的白話文學，是用中國的普通話寫的，雖然比古文學好看得多，可是不能了解的地方還不少，而且大多數是能看不能唸的……現行的新文學，在中國可以讓它說是大眾的，在臺灣便不能說的了。（黃石輝，2003[1930]：3-4）

對台灣人來講，民國式白話文窮實是 kā 古典漢文換掉，伊 ê 內裡 iáu 是文、言殊途（呂美親，2020），窮實，伊 ê 理路 mā m̄ 是台灣社會--ê，郭秋生就有 án-ne 寫--過：

……中華有不用中華特有的言詞不會說明的事象，同樣臺灣也有不用臺灣特有的言詞不會說明的事象。（郭秋生，2003a[1931]：45）

民國式白話文掠外，tī 日本時代 koh khah 時行 ê 是新聞報紙頂面「漢文欄」ê 漢文。Tsia-ê 文章 to m̄ 是遐爾仔文言，若用台語白話去讀 koh khê-khê，tsit 款就是改良過 ê 古典漢文，寫作 ê 手路 khah 倚台灣話，是台灣式 ê 漢文，mā 會用得講是書面語 ê 表達（呂美親，2015）。Tsit 款，實在講 mā m̄ 是合台語口語 ê 書寫。

1920 年代以後 ê 台灣，受世界潮流俗本島內底社會運動直直 teh lóng。書面語俗日常生活 ê 語言 nā 愈是差大碼，流通就愈是乏 tī 讀冊人 ê khoō 仔內，社會大眾就愈 oh 理解。無論是民國式白話文 iah 是台灣式漢文，in lóng 是俗土地生疏 ê 書面語，因為 in ê 語法（syntax）、詞彙（lexicon）俗語用（pragmatic），濟濟限制 hōo in 雖然對口語有寡影響，m̄-koh oh 得 thàng 入社會 ê 枝骨理路。書面語俗日常生活語言 ê 緊張關係就袂輸是水道壅牢--leh，新時代 ê 智識 oh 得 tī 社會--nih 湊，基層 ê 聲音 mā oh 得 tī 書面語內底 hōo 人聽--著，án-ne ê 緊張關係 tī tsit 款 ê 時代內底就成做要緊 ê 議題。頂段講著 ê 民國式白話文或者台灣式漢文，lóng 無法度消散 tsit 號緊張關係；用日本話來書寫凡勢 tī 體制內會使達到宣傳新智識 hōo 台灣人知 ê 目的，但是 tse 是有反殖民意識 ê 台灣讀冊人所 m̄ 願--ê。Nā 台灣話--者，是殖民官方 ê 日本話掠外，社會--nih ê 通行語（lingua franca）（葉高華，2018）。所致，過去一直 hōo 讀冊人看無點 ê 台語漢字書寫，suah 成做上有可能消散 tsit 號緊張關係 ê 第三條路。

親像 tī 話頭 hit-tah 講--ê，漢字書面語自來是智識分子 ê 特權，台語漢字書寫是 hông 看無點--ê，tann，一寡讀冊人 suah beh sîn-tsih 斂墘 ê 台語漢字書寫傳統。想袂到 án-ne suah 來引起 1930 年代 ê 台灣話文論戰。Tī 台灣 tshui-sak 民國式白話文 ê 主要人物張我軍從來就是 phi-siunn 台語，伊用民國式白話文寫：

……我們的話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語，……沒有文學的價值……我們的新文學運動有帶著改造臺灣言語的使命……我們欲依傍中國的國語來改造臺灣的土語……倘能如此，我們的文化就得以不與中國文化分斷。(張我軍，1925)

Hit 當時，受張我軍影響 iah 是叫應 tsit 號觀點 ê 讀冊人袂少，到 kah 台灣話文真正用理論伶創作爭 beh 出頭 ê 時，支持民國式白話文--ê 伶 tshui-sak 台灣話文--ê，雙方面 ê 人馬真自然就發生筆戰。論真，支持民國式白話文--者所質疑--ê mā 是 tshui-sak 台灣話文--者 beh 去解決 ê 問題：民國式白話文支持者上大 ê 質疑就是台語 ê 文字問題，台灣話文 tshui-sak 者當然 mā 是積極 beh 去解決台語無（漢）字合用 ê 問題。M-koh，台灣話文實踐者所寫 ê 台灣話文猶原 hōo 民國式白話文 ê 支持者供體 kah 無一塊好，比論賴明宏 tī 論戰 ê 尾年就 kā 台灣話文判死刑，針對台灣話文所用 ê 漢字，伊講：

把虛無實體的所謂臺灣話文的架空理論打得落花流水，給它下了死刑的宣告了。……任意抹殺字意而濫用漢字的所謂臺灣話文……連漢字固有的字意都完全的消失了。那末，在漢字的全體定必惹起大紛亂。(賴明弘，2003[1934]：498-511)

窮實，伊反對台灣話文漢字使用法 ê 理由，猶原是「漢字 / 孔子白」的確 ài 按照聖賢冊內底自古 ê 法度來 tau 才會用得。

《南音》雜誌就是 tī tsit-ê 日本殖民地台灣，讀冊人對文學實踐意見無全 teh 用筆對削 ê 背景--nih 誕生--ê。1931 年（昭和 6 年）秋天，黃春成下本，莊遂性、葉榮鐘、郭秋生共同發起，賴和、張煥珪、張聘三、許文達、周定山、洪標（洪炎秋）、陳逢源、吳春霖等 12 人做伙備辦《南音》文藝雜誌社，1932 年 ê 正月初一正式創刊《南音》雜誌，tī 台北出刊，是半月日發行一 pái ê 雜誌。葉榮鐘 tī 發刊詞 án-ne 寫：

這樣的運動當然要負兩種的使命。第一「怎樣纔能夠使思想，文藝普遍化」……提供這一片小小的園地給大家利用……講究種種的方法去鼓勵作家……這就是本誌應當奉行的第二層的使命。(葉榮鐘，1932a)

葉榮鐘，彰化鹿仔港人，漢學仔底蒂在，mā bat 兩 pái 留學日本，專門是 tī 政治經濟學，長期跟隨霧峰林獻堂，從事社會運動（廖振富，2004）。黃春成願意出資伶其他人共同 kā 《南音》雜誌起基，就是葉榮鐘姑情--ê。伊是《南音》雜誌 ê 要緊人物之一，《南音》雜誌逐號 ê 〈卷頭言〉大體仔 to 是伊寫--ê（倚筆名「奇」），伊 ê 文學主張是「第三文學」，伊 tī 第八號 ê 卷頭言 án-ne 寫：

臺灣從來的文學自然是屬於貴族文學一類的……一個社會的集團，因其人種，歷史，風土，人情應會形成一種共通的特性，這樣的特性是超越階級以外的存在。所以臺灣人在做階級的分子以前，應先具有一種做臺灣人應有的特性。而第三文學是要立腳在這全集團的特性去描寫現在的臺灣人全體共通的生活，感情，要求和解放的。(葉榮鐘，1932b)

第三文學是反對古典漢文，beh 發展倚近台灣人認同 ê 文學，tse hōo 後來《南音》ê 路線行向啥物主張 lóng 包容 ê 雜菜麵。

所致，《南音》本底 ê 向望 m̄ 是 kan-ta beh 成做台灣話文 ê 專門刊物，是希望各種寫作 lóng 會使來參與，hōo 智識恰思想會使 tī 台灣社會普遍化。《南音》ê 發起人之一郭秋生，利用 tsit-ê 舞台，創設〈臺灣話文嘗試欄〉恰有志 tī-teh 參詳台灣話文 ê 各種可能性。因為 tsit-ê 專欄 ê 設立恰郭秋生 ê 鼓舞，《南音》內底就有缺少理論性 ê 討論：比論新字（新發明 ê 漢字）問題，有缺少論述性 ê 台灣話文，抑是恰對手論辯 ê 文，以及文學性質 ê 創作。Lán 無 beh tī tsia 比較無仝人 ê 論點，m̄-koh 用 ē-kha ê 表 kā 文類、文章、作者以及刊--出 ê 期號做一下簡單 ê 統計展--出--來（參考表一）。

表一 《南音》內底 ê 台灣話文⁴

文類	文章名	作者	期號
論述	說幾條臺灣話文的基礎工作給大家做參考	郭秋生	1
論述	臺灣話文討論欄	敬 ⁵	1
論述	臺灣話文雜駁	莊垂勝	1-4, 7
論述	文藝時評	葉榮鐘	2
論述	就鄉土文學說幾句	鄭坤五	2
論述	臺灣話文的新字問題	賴和、郭秋生	3
論述	新字問題	黃石輝	4
論述	臺灣話文的新字問題	郭秋生	4
論述	新字問題	郭秋生	4
論述	新字問題	李獻璋	5

⁴ 本表是論文作者家己就現時手頭揣會著 ê 資料所整理--ê。Tsit-ê 表有四 ê 欄，上倒手月 ê 欄是文類：散文 ê 形式 m̄-koh 感情 ê 表達 phīng 論述企圖 khah 輸--ê，就分類做「論述」，若無就是「散文」。有故事，情節發展，人物對話--ê，就分類做「小說」。中央兩欄是篇名恰作者，nā 知作者 ê 本名--ê，tī tsit-tah 就會直接寫出本名，m̄知--ê 才倚筆名。上正手月 ê 欄是期號。因為《南音》kan-ta 出一卷，tsia 就 kan-ta 寫出期號。文類全類--ê khiok 做伙，期號按照順序排。

⁵ 筆名敬是啥物人，確實 m̄知。

文類	文章名	作者	期號
論述	言文一致的零星問題	黃石輝	6
論述	宣告明弘君之認識不足	黃春成	6
論述	新字問題	黃純青	6
論述	新字問題	郭秋生	7
論述	答負人	黃石輝	8
論述	南音	郭秋生	11
論述	生活改造的武器	郭秋生	11
散文	新名詞——十八金	郭秋生	2
散文	我們地方的故事	賴和	3
散文	合弘仔先說幾句閒話	黃春成	5
散文	拍賣民眾	周定山	6
散文	新名詞——烏卒仔	郭秋生	9
散文	再聽阮一回呼聲	郭秋生	9-10 ⁶
小說	歸家	賴和	1
小說	惹事	賴和	2, 6, 9-10
小說	大耳的入港	郭秋生	3-8
小說	幻影的消滅	涼 ⁷	5-11
小說	犯罪實話：一個前科者	郭秋生	9-10
小說	犯罪實話：街頭的活劇	郭秋生	11

《南音》內底上濟 ê 台灣話文書寫，其實是民間 ê 口碑文學，⁸有謎猜、笑諷、褒歌、童謠伶歪歌。因為數量真濟，tsia tō 無 koh 列單做表，kan-tann tī ē-kha 展幾個例（參考圖一、圖二）。⁹口碑文學本成無文字記錄，就算有，mā 是民間無倚名 ê 人寫--落來-ê，tī 《南音》內底 lán kan-ta 會當讀著修削過 ê 字，m̄ 知原本是 án-tsuánn 寫，tsia-ê 漢字邊--ā 有時會有日文假名、土音標註出現，iah 是有烏點標記，lán tī 後一節會進一步說明 tsia-ê 符號。總--是 uì tsit 寡紀錄 hōo lán 知影，beh 用合軀、無爭議 ê 漢字記錄口碑文學確實是無 hiah 簡單。

⁶ 《南音》第一卷第九拾第十號 kap 做伙出刊。

⁷ 筆名涼是啥物人，確實 m̄ 知。

⁸ 郭秋生講 ê 口碑文學就是 lán tsit-má 講 ê 「口傳文學」。

⁹ 圖片來源：鳳珍台灣文學研究網 <http://www.ntcu.edu.tw/hongtin/>，搜摭日期：2020.08.30。

天烏々々，哥落雨，鯽
仔魚，哥娶妻（某），
鮎鮎做媒人，土殺做
查某，水蛙扛轎大腹
肚（堵），蜻蜓擰旗叫
艱苦

圖一 《南音》第五號〈臺灣話文嘗試欄〉所記錄 ê 童謠〈天烏鳥〉¹⁰

一雙船仔頭冤々，哥（ビエー）
載糞屑（躁）離離海，小弟若無
三八款，怎不（ム）稜稜來成
山，
海底魚蝦扮海反，山頂魚蝦笑
慫生（慫，字音）等待糞屑若載
完，請船上船通換壓

圖二 《南音》第三號所記錄 ê 歪詩〈糞屑船〉¹¹

因為民國式白話文 ê 支持者 teh 俗台灣話文支持者¹²擲筆對削，《南音》beh 做文藝公親 ê 志望尾手 tō 無成。《南音》發行 ê 過程中，tauh-tauh hōo 日本 ê 出版食割¹³（蔡盛琦，2002），到 kah 雜誌發行到第 11 號（1932 年 9 月 27）了，就因為第 12 號 hōo 日本政府

¹⁰ Lán 會使看著伊 ê 發音標註，妻註某，肚註堵，鮎鮎是社會慣勢用字，哥是新創 ê 漢字（歌仔冊慣勢寫做卜）。

¹¹ Lán 會使看著伊 ê 發音標註，「呵哥」用日文假名註 beh，「屑」註躁，「不」用日文假名註 m，「生」是新創漢字，字音「廩」（lān）。

¹² 比論賴和、黃石輝、鄭坤五、郭秋生、周定山、莊遂性、李獻璋、黃春成、黃純青、黃得時、何春喜等讀冊人 lóng 倚 tī 支持臺灣話文 ê 立場。

¹³ 「食割」（tsiah-kuah）ê 意思就是，刊物內底若有 hōo 政府袂爽快 ê 文字，審查者就會 tī 出版進前 kā tsia-ê 部分提--掉，造成雜誌內容有欠頁無就是有落勾字。

禁，suah 倒擔。雜誌 ê 壽命雖然真短，m̄-koh，台灣話文重要 tshui-sak 者郭秋生 tī 雜誌內底 ê 理論恰實踐值得 lán tsit-má 來探究，mā thang 對 lán 現時 ê 台語教育做反省。

三、郭秋生 ê 台灣話文漢字使用理論

表一內底整理 ê 「論述」文類--nih，一半 khah 加 ê 文章 to 是 teh 討論新（漢）字問題，所致，lán thang 知影，《南音》內底上重要 beh liú-liáh ê 台灣話文實踐問題就是：到底 beh án-tsuánn 用漢字來書寫台語？黃石輝 tī 《伍人報》hit 篇〈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就有講--著：

無論什麼字，有必要時便讀土話。例如：「食」字雖然讀做「Sit」，但用於「食飯」的時候便不該讀做「Sithuan」，而應該讀做「chiahpng」……讀音一事，其實不必怎樣提倡……你寫「美人」，人家必然要讀做「Bi jin」；如果你是寫「美查某」，人家必然會讀「美」做「Sui」的。（按：原文無聲調符號，tsit-tah 保留原底 ê 書寫）（黃石輝，2003[1930]：5）

到 kah 1932 年，tsit-ê 提議就 tī 〈臺灣話文討論欄〉得著實踐。《南音》第一號 ê 〈臺灣話文討論欄〉（敬，2003[1932]）（參考圖三），第一段是文章開始進前 ê 說明（圖三 ê 正手月）：伊講字 ê 邊--ā 有烏點--ê ài 讀土音。圖三 ê 倒手月會使看著文章頭段 ê 內容。比論：「自六月間臺灣新聞紙上載黃石輝君的……」恰「目前可以說是……」，tsit 兩句內底，「新聞紙」ê 紙 ài 讀做 tsuá（白話音），袂使讀做 tsí（孔子白）；「上載」ê 上 ài 讀做 tsiūnn（白話音），袂使讀做 siōng（孔子白）。「石輝君的」ê 的 ài 讀做 ê（無對應漢字 ê 音節）；「目前可以說是……」目前 ài 讀做 tsit-má，說 ài 讀做 kóng；的、目前恰說 lóng 是漢字 ê 訓讀。

Uì tsia lán 會使知影，文章內底 ê 漢字 nā 是 ài 讀土音--ê 有兩種情形：第一，ài 讀白話音才會合 hit 句話 beh 表達 ê 意思，第二，無對應漢字音節，掠已經知影孔子白意思 ê 漢字來 tau，m̄-koh 袂使 hoo 孔子白，tsit 時就是 kā 漢字做訓讀¹⁴。文章內底有 ê 漢字 ê 使用看--來符合 tsit 2 種 ài 讀土音 ê 情形，suah 無 hōo 作者標註做土音處理，比論「六月」ê 六，tī tsia ài 讀 lāk（白話音），m̄ 是 liók（孔子白），文--nih ê 「許多」、「在」ài 成做漢字訓讀，讀做 tsin-tsē、tī 才合土音。作者無標註 ê 因端有兩種可能：有 ê 漢字會使

¹⁴ 訓讀是一種讀漢字 ê 方法，讀--ê 是在地 ê 語音，掠--ê 是漢字 ê 字義。拆白 kóng：台語內底 ê 漢字訓讀就是掠漢字符號 tī 別款語言內底 ê 意思 tau tī 台語內底 teh 使用。

字傍有「●」號要讀土音，如「要」讀愛、「會」讀ウエ、「的」讀エ、「這」讀即、「個」讀エ、「有」讀ウ、「大」讀トア、「小」シヨウ、「兩」讀卵、「才」讀隻（チア）、「甚麼」讀シヤミ。

自六月間臺灣新聞紙上載黃石輝君的〈再談鄉土文學〉和郭秋生君的〈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以來，引起許多論難討論，到現在猶原在報紙略續刊載出來，可見臺灣的現社會對這個問題的反響不少。目前可以說是已經由討論而漸漸進入建設、實行的勢面，本來可以不必要「畫蛇添足」，因為這問題的影響非常重大，況兼又將進入實行建設的時期，在這中間，過去所有一切討論的內容已經是十分複雜，時間又經過有四五月日的工夫，那堪得各人的意見又分做三四種的報紙發表（大部分是登載著臺灣新聞，一部分刊著民報、昭和新報、南瀛新報，以外或者還有登載著別報也不得而知），所以除起這個問題特別有關心的篤志家一

圖三 《南音》第一號 ㄷ 〈臺灣話文討論欄〉文章說明 kap 頭段¹⁵
（正手月：文章說明；倒手月：文章頭段）

¹⁵ 資料來源：鳳珍台灣文學研究網 <http://www.ntcu.edu.tw/hongtin/>，搜摭日期：2020.08.20。

根據前後 ê 文脈，iah 是社會已經慣勢 ê 用字，知影伊正確 ê 發音，就免特別標註；koh，親像「許多」、「在」nā 無讀做土音，就是 ài 讀做孔子白：「hú-to」、「tsāi」，tú 好 in ê 土音恰孔子白 ê 意思全款，據在人發音，意思 lóng 袂走 tshuah--去。

Ui 頂面 ê 討論 lán 就知，日本時代台灣話文 ê 漢字使用，不止仔複雜。甚至，nā kā 頂 kuân ê 文章，tī 字邊--ā ê 標註 lóng 拊拊去，mā 會使用民國式白話 kā kui 篇文章讀--出來。Tse 恰 hit 時台灣話文支持者主張台灣話文 mā ài hōo 中國其他省 ê 人「看有」有真大 ê 關係：

……臺灣話雖然只能用於臺灣，其實和中國全國都有連帶的關係，我們用嘴說的固然要給他省人聽不懂，但是用文字寫的便不會給他省人看不懂了。（黃石輝，2003[1930]：2）

臺灣語……記號的文字又純然不出漢字一步……不失為漢字體系的較鮮明一點方言的地方色而已的文字。這所以有文言文素養的人當不難一目瞭然，有白話文素養的人更可即地明白。（郭秋生，2003a[1931]：51-52；kha 巡是筆者加添）

頂面郭秋生主張 ê 「文言文素養」就是傳統文人 ê 漢學素養，nā 「白話文素養」就是民國式白話文 ê 素養，伊 ê 主張就是 beh 連結台灣話文恰中國白話文運動以後 ê 新文學。無疑悟，beh hōo 中華 ê 人民 mā 讀有台灣話文 ê 主張，阻礙漢字台灣話文做到完全 ê 文言一致。

實際 teh 作文 ê 時陣，nā beh 倚靠標註 hōo 人知影 tó 位 ài 讀土音，是有 khah 費氣。若會使 hōo 用字標準化，koh tshui-sak tsit 套標準 hōo 社會來慣勢使用，土音標註自然就會使廢除。郭秋生因此 tī 《南音》第一號發表一篇〈說幾條臺灣話文的基礎工作給大家參考〉（郭秋生，2003b[1932]）。郭秋生所講 ê 基礎工作就是台灣話 ê 漢字標準化。伊 ê 第一大主張是：採集過去 ê 歌謠恰現在時行 ê 民歌。其實 án-ne ê 做法就是去收集 hit 當時已經有 tī 社會 teh 流通，社會慣勢使用 ê 台語漢字。Tsit 寡民間漢字 m̄ 是屬 tī 讀冊人，是屬 tī 歌仔冊、褒歌、流行歌等等非上流 ê 書寫。因為民間人漢學底蒂 khah khát，tsit 款書寫永永 khah 袂去顧慮著講話 ê 語音恰漢字 ê 義是 m̄ 是有 tú-tú 合。成做智識人 ê 郭秋生對 tsit 款 siunn 過自由 ê 漢字使用無滿意，所以伊做出六條建議：

1. 頭先考據當該言語有無音義完全一致的既成漢字。
2. 有！便適用。

3. 假使字義共語義有絕對的一致，但是字音共語音卻絕對的相反（雨字字音是羽，語音是護）的時節，除了當該字音在某一定地方規定了熟語慣行（暴風雨「羽」）以外，務必適從言語的音韻。
4. 雖然是字音共語音一致，但卻字義共語義有不同的時節，除非有過去的慣行例，或是新記號外來語以外，攏總不好採用。
5. 一言語有二種同音義的字，務必採用較普遍通俗的一種……
6. ……無從發見既成漢字的時節，只管創作新字。

（郭秋生，2003b[1932]：223-224）

第一佮第二點唱明代先要緊考慮 ê 是漢字 ê 音俗義。伊所謂 ê 「音」其實就是孔子白。有 ê 台語音節 tú 好對著一个漢字，tsit 款情形就是漢字 tī 台語--nih kan-ta 一款發音，iah 就是音俗義一致 ê 情形。

M̄-koh，漢字會當寫 ê 台語音節，真 tsē to 有孔子白佮白話音兩款 ê 發音。所以 tī 第三點伊寫講：「字義共語義有絕對的一致，字音共語音卻絕對的相反」，就是孔子白佮白話音無全款，但是 hit-ê 漢字不管 hoo 啥物音，意思 lóng 袂走精--去，tsit-ê 漢字就 thang 用。Tsit-tah，郭秋生無唱明--ê 是訓讀。逐家上慣勢 ê 漢字訓讀是肉 tsit 字。Nā 照漢字發音 ê 理路，肉 ê 孔子白是 jiòk，白話音是 hik，bah 是佮漢字無對應 ê 音節，卻其然，lán 早 tō 慣勢 kōo 肉 ê 字義，hoo bah ê 音韻。

第四點「字音共語音一致，但卻字義共語義有不同」，意思是有 ê 漢字白話音 ê 意思 kap 孔子白意思有精差，就算伊 ê 孔子白佮白話音發音相倚，tsit 款漢字就 m̄-thang 用 khah 好。拆白來講，郭秋生無贊成使用 hit 號 m̄ tshap 字義，kan-ta beh 顧白話發音 ê 漢字音讀字。M̄-koh，tī 民間 ê 歌仔冊內底，音讀字 ê 使用是真四常，比論《現代流行撞球相褒歌》¹⁶內底 ê 第一句：「來者共恁恰怎座」，者、恰、怎座，lóng 是音讀字。

Àn 第一點到第四點，lán 會使知影，郭秋生上致意 ê 是字義。Tsit 號主張 mā 得著 hit 時 ê 讀冊人支持。因為讀冊人 kā 所受 ê 漢學教育所建立 ê 漢字字義當做是要緊 ê 代誌。

Tī 第五點 ê 所在，郭秋生雖然主張「採用較普遍通俗的一種（漢字）」，iah 就是社會慣勢用 ê 台語漢字。伊有舉例講，雖然連雅堂稽考 phòng-hong ài 寫做「彭亨」，但是 lán 著 ài 寫社會慣勢用字「凸風」khah 好。Uì 第五點看--來，若是有社會 ê 流通俗已經

¹⁶ 宋文和（1935）《現代流行撞球相褒歌》文中舉例 ê 「來者共恁恰怎座」，hoo 音是「lâi tsia kā lín khah tsak-tsō」。

慣勢用 ê 漢字 tī-teh，伊會有限度--ê 接受倚音 ê 漢字（音讀字）。雖然 án-ne，伊 tī 第四點已經表達大體仔反對 ê 立場，所以 lán 知伊 ê 台灣話文漢字使用，iáu 是細膩 teh 斟酌漢字 ê 字義，無 thang 像歌仔冊 ê 用字 hiah 自由。

第六點是郭秋生上大膽 ê 見解。伊認為，nā 真正揣無合用 ê 漢字，著來創造新漢字。發明新漢字 ê 法度就是按照傳統漢字 ê 造字原則：六書，來創新字。伊建議，創新字 ê 法度第一是「形聲」原則，uì 在來 ê 漢字內底，揣出「音」ê 記號，koh 再加上象形、指事、會意來定新字 ê 偏、傍、冠、kha，決定新字 ê 字義。若無 tú-tú thang 形聲，就用幾字 tau 一字來會意，顯明字義。

郭秋生 tī 《南音》ê 第七號有發表一篇短文〈新字問題〉，是伊對創造新字想法 ê 補充：

……與其說是「新字的創造」，寧若說是「舊字的發現，補足」因為臺灣話文的前身——臺灣民間文學——這在不脫口碑文學之域，尤不可不先把這些口碑文學成立文字的，是故決定的隨伴創造新字這個條件出來……（郭秋生，2003c[1932]：295）

Tsit-má 多數學者 lóng 同意，台語上古早 ê 語言層 m̄ 是所謂 ê 漢語（梅祖麟、楊秀芳，1995）。對郭秋生來講，tú 著 m̄ 是漢語源 ê 詞彙（words）無 tú-tú 好 ê 漢字 thang 寫，採用漢字訓讀是必然--ê（董忠司，2011），nā 訓讀 koh 無通解決台語表記 ê 問題，著 ài 創造新字。

郭秋生 ê 六項主張會使講是台灣話文論戰內底，對台語漢字 ê 使用 khah 完整 koh 清楚 ê 論述。Tse 六項主張會使講是倚 tī 言文一致 ê 立場來發聲--ê。M̄-koh，六項主張內底「創造新字」ê 主張上大膽，mā hōo 一寡 hit 當陣 ê 智識分子不安。恰「創造新字」互相競爭 ê 另外一款主張是「屈話就文」，葉榮鐘就支持用「屈話就文」代替大量創造新字，tī 《南音》內底伊就有清楚表示「屈話就文」是代替創造新字 ê 變通辦法，伊寫講：

……對於臺灣話文的建設問題……「屈話就文」，和「創設新字」的關係似乎也有多少參酌的餘地的。我以謂若非萬不得已者，則屈話就文亦是未可厚非的……（葉榮鐘，2003[1932]：233）

簡單講，「屈話就文」就是台灣人用民國式白話文 ê 寫法，來解決台語無（漢）字 ê 問題，比論：tsia 寫做「這裏」，hia 寫做「那裏」，gún 寫做「我們」。Tse 比創造新字 khah

簡單，mā khah 無新字引起 ê 爭議，koh hōo 中華人民 mā 看會 bat。「創造新字」恰「屈話就文」tī 日本時代 ê 台灣話文內底一直 lóng 有，甚至郭秋生本人 tī 作品內底 mā 有使用「屈話就文」。

Lán tī 表一看著《南音》內底 ê 台灣話文寫作至少有三種文類。其中，「小說」這項文類牽涉著故事結構、情節發展、人物對話、故事內底人物 ê 心理變化以及俗讀者心理 ê sann kat tshui-tshiâu，是 khah 複雜 ê 創作活動，因此 tī 用字恰寫作策略頂 kuân lóng ài siat-thái 斟酌。郭秋生 tī 《南音》內底提出 ê 理論，是相對完整 ê 台灣話文漢字使用 ê 法度，後一節 lán 就來看伊 án-tsuánn tī 複雜 ê 小說創作內底實踐伊 ê 用字理論。

四、郭秋生 tī 台灣話文內底 ê 漢字使用俗理論實踐

郭秋生是台灣話文唱議者內底 siat-thái 要緊 ê 人物。伊對台灣話文 ê 主張，特別是漢字使用 ê 部分，對台灣話文影響真大，〈大耳的入港〉tsit 篇小說是伊 tī 《南音》第一卷第三號發表 ê 短篇小說，mā 是伊 tī tsit 本雜誌的第一篇創作，會使講是伊頂真實踐台灣話文 ê 重要一 kha 步。下面 lán 就針對 tsit 篇小說 ê 內容做分拆。Koh 來，用小說--nih ê 一部份來看伊 ê 漢字呈現。¹⁷

(一) 郭秋生 ê 台灣話文小說〈大耳的入港〉

Tsit-ê 故事 ê 背景是 tī 台灣，m̄-koh 故事是 tī 1920 年代 ê 上海發展。「折白黨」是 hit 時上海出名 ê 騙仙仔集團，in 代先用女色 kā 王少爺迷惑，koh 來 hōo 伊天天快樂，王少爺一个台灣庄跤人，m̄-bat hiah-nī 爽--過：

詹軍先……少爺長，少爺短，上海第一好風景，文明的世界，因何不去迤迤一擺看看咧？王少爺心內本有想，但是人地生疏是怎樣？詹軍先海口嘴，大發揮，上海我蓋熟，好朋友，滿滿是。如果安呢，好！就搭太古船，二人隨起行。（郭秋生，1932a：11）

……王少爺……錢銀雖然開去二三千，但卻樂得一身無時不滿意，美人在身邊，吹唱相追隨，有時來跳舞，有時相共去看戲，自己想，做人若無我這欸，出世這世間創什麼？（郭秋生，1932b：15）

¹⁷ 〈大耳的入港〉是郭秋生 tī 1932 年《南音》第三到第八號發表 ê 小說。內底引用 ê 文字，用字 lóng 是按照原來 ê 字，無進行任何修改。Nā tú 著郭秋生發明 ê 新字，因為現代拍字拍袂出--來，才會用圖補--去-lih。

諷仙仔上厲害就是利用人性 ê 弱點，草地人極向望--ê 是身份地位。折白黨介紹經營牛皮工場 tī 上海有出名 ê 富商翁百萬 hōo 伊熟似，翁百萬激派頭 hōo 王少爺相信伊 ê 財勢，尾手講 beh hōo 伊做總經理，拐伊投資。錢 lok--落-去，kui 黨走了了，王少爺猶 m̄信 hông 騙，直直去問，才確定。

『……這位就是雷名貫耳的上海牛皮公司的公司長翁百萬先生』唔唔！這位就是翁百萬，王少爺安呢想……（郭秋生，1932d：18）

隔一日……坐一臺黑字牌的自動車，恭恭敬敬來迎接……歇在一坐洋樓的門口，王少爺，落車看一見，暗著驚，儼然一所大衙門，兩邊守衛顧門口，中門內，一大堆的辦事員……（郭秋生，1932c：16）

自從王少爺股株入手的隔日，詹軍先竟然一去不回頭了……總經理的文憑也無到，也無公司的人來探頭，真奇怪，王少爺滿腹像火燒，想要打電話給翁百萬，而不知電話番，就親身去……（郭秋生，1932e：12）

『唔！是那個人？聽說是買賣的仲介者，卻不知到底是什麼？……』王少爺……明白了是被騙，隨趕快車到張三李四劉五諸家，也各己人面非舊，一時幾乎要發狂起來……好幸身邊二千銀開未盡，不致做乞食沿路伸長手回鄉。（郭秋生，1932e：14）

頂面的文字雖然簡省真濟，m̄-koh 眼--過就知影 tsit-ê 故事 teh 講啥。Kui 篇小說是孤一个情節 (plot) mā 是孤一線 ê 發展，所以講伊真簡單：teh 講一个草地富戶王少爺 tī 家伙分了，得著財產，suah 去 hōo 牽猴仔詹軍先花言巧語 siann 去上海，荒唐過日，詹軍先佻上海賊黨折白黨鬥空，kā 王少爺 ê 錢銀騙了了。落尾，王少爺知影家己 hông 騙，好佳哉猶有寡錢轉故鄉。台灣話文小說 khah 濟 lóng 是佻基層、反殖民、反資本以及寫實縛做伙（陳培豐，2013；陳淑容，2004）。〈大耳的入港〉tú 好是一篇例外。伊 ê 男主角 m̄是散赤受欺壓 ê 基層，顛倒是一个阿舍，因為錢 siunn 濟 m̄-tsiah 去 hông 騙。

M̄-koh，故事為啥物 tī 上海發展？有兩種可能，第一，郭秋生去過中國留學，當時 ê 讀冊人 mā 普遍對中國有一種「祖國」ê 向望。第二，上海 ê 諷仙仔黨：「折白黨」對郭秋生 in hia ê 讀冊人來講 lóng 無生份，因為日本時代 ê 報紙，比論《臺灣民報》、《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等等 to 有轉載過「折白黨」相關 ê 創作小說（許俊雅，2012），中國 ê tsia-ê 社會寫實小說真有可能是郭--ê ê 寫作原形。

雖然有學人樣 ê 氣味，但是伊 ê 敘事的確有用心，比論王少爺頭 pái 去到翁百萬 ê 大宅，伊 án-ne 寫：

自動車，駛盡磅，不知走過幾條街，才歇在一坐洋樓的門口……儼然一所大衙門，兩邊守衛顧門口，中門內，一大堆的辦事員，看著自己到，隨時起身來迎接，過了二層的樓梯，看見一間應接廳，張三李四劉五既經頭先在等候，大家既相見，不免要講幾句客氣話，同時看見翁百萬，嘴裡咬一枝葉捲煙，後面跟著一個人，從遠邊的樓梯寬步來，既入應接廳，大家過再幾句客套講了後，跟人就來請入席，於是移過隔壁大餐廳，分賓主，坐落卓，開筵席。（郭秋生，1932d：18）

Tuè 伊 ê 敘事讀--落，讀者就若王少爺，一路坐自動車，到大宅，hōo 派頭哲--leh，繼落參加極正式 ê 筵席。

故事進行到上尾，王少爺揣無 hit pang 折白黨，伊到大宅，到翁百萬 ê 牛皮工場，問 kah 有一支柄，才確定家己 hông 騙--去。讀者其實自頭 tō 知影王少爺 hông 騙，會一直煩惱伊繼落來會 án-tsuánn？Tī 故事上尾段進前，郭秋生 ê 情節 lóng 是 teh 經營小說 ê 緊張氣氛，tī 最後，才安排王少爺佻別人 ê 大量對話，hōo 受騙 ê 真相一層仔一層洩漏出--來，小說 ê 理路到 tsia 做一个轉換，讀者緊張 ê 情緒 tī 上尾有得著放：慘罔慘，尾手王少爺 mā 是得救--ah！郭秋生刁工 kā 小說內底 ê 大量對話安排 tī 上尾段 hōo tsit 篇小說 ê 結構真完整。

另外，第一眼看 tsit 篇小說會發見一个奇怪 ê 所在：小說內底差不多逐句 to 短句，三五字 iáh 是十 thóng 字就一个肚胠仔號（comma）。台語是完全變調 ê 語言（李姿倫，2008），詳細讀 tsit 篇小說就會發現，郭秋生 kā 杜蚰仔號 lóng 標 tī ài hoo 本調 ê 字後壁，造成逐句 to 短句。Tsit 款標註本調 ê 寫法敢有必要？郭秋生家己凡勢 mā 是無答案。總--是，郭秋生 tī《南音》內底確確實實創作了一篇結構完整 ê 台灣話文小說，伊用 tsit 款法度實踐，證明台灣話確實會使用漢字來表記。

（二） 郭秋生 tī〈大耳的入港〉內底 ê 漢字使用

『借問，一箇月前，這裡敢無一個叫做翁百萬居住著？』

『不知！』

門番只截然一句，檔起面皮，似乎表示著拒絕以下的質問一般，隨時退了步只管踏入伊的門番房裡去，王少爺看到這欸光景，也不好意思再問，一任滿腹的悶氣蹭鞋而已，只垂頭喪氣反了身，攢入自動車，『或者是移家別處去？』（郭秋生，1932e：13）

頂面 ê 引用內底，ē-kha 無畫巡 ê 字就是郭秋生 ê 小說--nih ê 第一款字，in 是看前後文 tō 知影 ài hoo 孔子白抑是白話音 ê 字，tsit 欸漢字寫--出--來 ê 話句上 tah 生活，¹⁸免驚人讀無，lán kā tsit 欸用詞俗用字 lóng 算 tī 白話內底，in tī 文章內底占 ê 比例上 kuân。¹⁹引用 ê 文字內底，ē-kha 有畫巡 ê 字是訓讀漢字、音讀漢字、孔子白漢字俗屈話就文。表二列出頂面引文 ê 一寡用字。

訓讀 ê 漢字，社會 nā 已經慣勢 teh 用--ê，永永伊 tō 直接採用。Tsit 欸 ê 字是小說內底第二濟。有 ê 漢字一定 ài 讀孔子白意思 tsiah 會通，tsia--ê 是文言文，tsit 號漢字是第三濟。頂面第四濟是音讀漢字，頂面 ê 表內底舉例：kám 寫「敢」，tsng 寫「攢」，小說內底 iáu 有：án-ne 寫做「安呢」，hōo 寫做「厚」，tàng-sng 寫做「凍拴」；郭秋生 ê 立場是反對使用音讀漢字，m̄-koh 民間早就慣勢用 ê 字伊 khah 無反對，總--是，tsia-ê 字音對義不對，無符合讀冊人 ê 標準，所以 tī 郭氏 ê 寫作--nih，tsit 欸字無濟。

頂 kuân 講--ê 掠外，屈話就文 ê 情形是第五濟（比新字 khah 濟一寡仔）。比論表二--nih 舉例--ê：tsia 寫「這裏」，pháinn-sè 寫「不好意思」，小說內底 iáu 有寫「沒有」、「那裏」，實際上 ài 讀做「bô」、「hia」。頂 kuân 無舉例--ê 是新造漢字。一寡社會已經慣勢用 ê 新造漢字，伊會提來用。使用新造漢字 ê 情形其實是小說內底上少--ê。小說內底有 ê 民間慣勢新造漢字有：個（in）tsit 个字。Nā 無現現適用 ê 新造漢字，郭秋生著 koh 再造字，比如 遞（hit）、哥（beh），驚人袂曉讀，伊會利用其他 ê 漢字來 kā tsia-ê 字注音，或者用日文假名 iah 是漢字切音來標註。

¹⁸ Tsia 講--ê「上 tah 生活」是 teh 講上 tah 日本時代 ê 日常生活，日本時代 ê 台語日常用語，suá 來現代，現代人無一定聽有。當然，現代人讀郭秋生所使用 ê 漢字，mā 可能對應袂著正確 ê 台語發音。

¹⁹ 計算 kui 篇小說，白話占 0.65，koh 來是訓讀漢字（0.22），孔子白漢字（0.04）俗音讀漢字（0.04），屈話就文（0.02），新造漢字（0.01）。白話 ê 比率上 kuân，新造漢字上低。

表二 郭秋生〈大耳的入港〉用字舉例

郭秋生使用 ê 漢字	Hoo 音	分類	現代教育部用字
叫	kiò	訓讀漢字	叫
不知	m̄-tsai	訓讀漢字	毋知
的	ê	訓讀漢字	的
看到	khuànn-tiòh	訓讀漢字	看著
再問	koh m̄ng	訓讀漢字	閣問
蹭蹠	tsau-that	訓讀漢字	蹭蹠
反	tng	訓讀漢字	轉
別處	pát-uī	訓讀漢字	別位
居住著	ku-tsū--leh	孔子白漢字	---
或者	hèk-tsiá	孔子白漢字	或者
截然	tsiát-jiân	孔子白漢字	截然
似乎	sū-hoo	孔子白漢字	---
敢	kám	音讀漢字	敢
攢	tsng	音讀漢字	鑽
不好意思	pháinn-sè	屈話就文	歹勢
這裏	tsia	屈話就文	遮

（資料來源：頂面是筆者根據郭秋生〈大耳的入港〉ê 部份用字所整理出來 ê 表。第一欄是小說內底 ê 用字，第二欄是對應發音 ê 羅馬字，第三欄是小說用字 ê 分類，第四欄是 tsit-má 教育部 ê tshui 薦用字）

〈大耳的入港〉ê 書寫型式其實是 hit-ê 時代台灣話文 ê 小影。解剖 1930 年代 ê 台灣話文，in lóng 有比例無全 ê 幾個成份：白話、孔子白漢字、訓讀漢字、音讀漢字、新造漢字俗屈話就文。Án-ne ê 漢字使用雖然會使寫成一篇小說，m̄-koh 讀者 ài 有才調知影：啥物漢字是 ài 讀孔子白，啥物漢字是 ài 讀白話音，nā 訓讀漢字 ài 知影字義俗白話音對應 ê 規則，注音標註 ài 看有日文假名抑是切音。Tsit 款複雜 ê 書面文，雖然是台語，m̄-koh，nā 無掌握頂面講--ê 六種漢字使用規則 ê 人，恐驚讀袂行。

總--是，漢字俗世界上任何一款 ê 書寫系統（writing system）to 全款，經過一段時間 ê 學習就會用得掌握。日本時代 ê 台語 iáu 是社會通行語（葉高華，2018），自然 khioh 學（acquire）著台語 ê 聽、講 m̄ 是啥物大問題，聽俗講底蒂確實，音韻智覺已經有發展成熟，beh 學台語漢字 ê 寫俗讀袂有 kài 大 ê 困難（Cheung, 2007）。卻然，lán 現此時 kám iáu 有日本時代 ê 台語環境？透過漢字來做台語教育 kám 是好法度？Nā m̄ 是，beh

án-tsuánn khah 好？下面第五節，lán 就來探討 tsia-ê 問題。

五、對現時台語教育 ê 啟示

郭秋生對台灣話文 ê 漢字使用有一套完整 ê 理論，mā 用文學創作實際證明 tsit 套理論有路使。M̄-koh，ùi 頂面 ê 理路分拆來看，漢字 tī 台語 ê 書寫上，確實有 khah 複雜，nā kā 複雜 ê 漢字徒來現代台語教育 ê 教育現場，啓示 lán 去思考佢台語教育相關 ê 要緊技術性問題：beh án-tsuánn 教囡仔台語，才有通 tī 現代 ê 語言環境--nih 發揮台語教育 ê 效果？下面，lán 分做三點來回答 tsit-ê 問題。

（一） Ùi 郭秋生 ê 理論看現時教育部 tshui 薦漢字 ê 困難

自 2006 以後，中華民國教育部開始制定、公佈一套標準化 ê 台語漢字：「台灣閩南語推薦用字」，tsit 套教育部 ê 台語標準漢字，現此時 mā tī 體制內 ê 學校 teh 教。按照教育部 ê 說明²⁰，台語 ê tshui 薦漢字包括本字、訓用字佢俗字三類。其中，本字類有三款：字義佢華語漢字相 thàng ê 漢字；字義佢現代華語漢字無相 thàng，m̄-koh 古早 ê 漢文有 án-ne 使用，台語書寫 mā 使用誠久 ê 漢字；iáu-koh 一款是自早中國福建 iáh 是台灣就有 teh 用 ê 特殊漢字。訓用字類就是佢 1930 年代 ê 訓讀漢字全款，掠漢字 ê 意思，kōo 台語發音。俗字類有兩款：借音字，就是取孔子白佢台語音節相倚 ê 漢字，比論：án-ne 寫做「按呢」，ka-tsài 寫「佳哉」。新造字，佢 1930 年代全款，nā 音義無適合 ê 漢字，koh oh 得訓讀 ê 時，就發明新漢字；新漢字多數按照形聲、會意 ê 原則來造，比論 thài 寫「𪗇」（形聲），lò 寫「𪗇」（會意）；新造漢字 ê 造字原則，佢郭秋生 ê 理論其實是一致--ê。Tsáng--起-來，tshui 薦漢字內底是包括六款 ê 漢字。Tī 現代台語書寫內底，「屈話就文」ê 法度已經 hòng 放棄揀，不而過，佢 1930 年代 ê 台灣話文使用 ê 漢字比較（參考表二），tshui 薦漢字全款真複雜。

若 kā 郭秋生 tshui-sak ê 五類台語漢字佢現此時 ê 教育部 tshui 薦漢字提來 pí-phīng，就會發現 in 其實是全款 ê 意思。鄭良偉（1989）kā 現代 ê 華語社會環境中台語漢字 ê 使用情形整理--起-來，得著一个簡單清楚 ê 表（參考表三），tsit-ê 表 kā 台語詞字分做四類，下面分拆。

²⁰ 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用字說明：https://twblg.dict.edu.tw/hōolodict_new/compile1_3_9_2.jsp，搜摭日期：2020.08.30。

表三 台語漢字 ê 種類

	Tī 古漢文內底揣會著		Tī 古漢文內底揣無	
佱現代華語意思相 thàng	A	單音節：國 筆 紙…	B	單音節：磅 碼…
		多音節：囉嗦 珊瑚 矛盾…		多音節：公尺 聯合國 機關銃…
佱現代華語意思無相 thàng	C	單音節：走 拭 緊…	D	單音節：tâm hit lò ê hia kā…
		多音節：見笑 路旁 見若…		多音節：tshit-thô tshih-tshih…

（資料來源：鄭良偉（1989），筆者 koh 修削--過。台語字 ê 種類按照佱現代華語意思有相 thàng iah 無，佱 tī 古漢文內底揣會著 iah 無，會使分做四類。每一類有舉例，例字是按照一字（a word）包含 ê 音節 koh 做分類）

A 類，就是一般講--ê「本字」，多數「白話」會使使用 tsit 類字寫，人一下看就知意思，袂走 tshuah；台灣話文內底 ê「白話」用字，多數屬 tī A 類字。B 類，tī 古漢文揣無 m̄-koh 佱現代華語意思相 thàng，tsit 款字 ê 語根（etymo）佱現代華語漢字 sio-siāng，有真大部份是「和製漢語」，比論銀行、社會；現代語詞，比論聯合國、立法院；tsit 類 ê 台語漢字 khah tsē to 名詞 iah 是實在詞（content words）。Tsit 兩類 ê 台語漢字 tī 字辭典 ê 紀錄佱一般 ê 使用 lóng 真固定。Tī 教學 ê 時，學生因為 tsia-ê 漢字佱現代華語漢字意思相 thàng，學--起來不止仔輕可。

C 類，tī 古早 ê 漢文揣會著，m̄-koh 華語已經無 teh 用 tsia-ê 字；iah 是 tsia-ê 漢字 tī 現代華語內底，意思已經佱古早漢語或者台語無全--去；或者是 tsia-ê 漢字 tī 現代華語內底變做罕見 ê 字。Tī 華語 ê 教育環境內底，koh 是台語袂輾轉 ê 學生，看著 tsia-ê 漢字會感覺生份：常用字，比論走、行，khah 好 liú-liáh，其他意思佱現代華語無全--ê，比論 ak-tsak（齷齪）、lōo-pông（路旁）、koo-ták（孤獨），beh 掌握著有 khah 難。

D 類 ê 字就是需要大量訓讀、音讀、新造字來處理 ê 部份。伊 ê 量無 tsē，m̄-koh 大部份是決定一句話內底字詞佱字詞關係 ê 功能詞（function words），mā 有一寡字是台語才有--ê。功能詞比論屬 tī 代名詞 ê：tsia、hia、hit、tsit、tse，屬 tī 介詞 ê：tī、ui、tùi、àn，屬 tī 助動詞 ê：beh、kám、ài、thang，屬 tī 副詞 ê：áh、liâm-mi、kài，語尾疑問助詞：mah。台語特殊詞比論：屬 tī 形容詞 ê：siat-thái、bô-ta-uâ、tshàu-tú-khàm，屬 tī 名詞 ê：lâ-lí、khian-sng、mng-sng，屬 tī 動詞 ê：tiô、sīm、tainn。用來表現 tsit 寡詞彙 ê 漢字，自來無固定，²¹教育部 tshui 薦漢字 ê 標準 mā 有 hōo 人舞袂清 ê 問題，²²致使囡仔

²¹ 比論助動詞：beh，台灣話文內底有幾款寫法「欲」、「要」、「愛」，歌仔冊大多數寫「卜」，tsit-má 教育部 tshui 薦漢字是「欲」；疑問語尾助詞：mah，台灣話文內底會使看著兩款寫法「麼」、「嗎」，tsit-má ê 教育部 tshui 薦漢字是「嘛」。

²² 教育部 tshui 薦漢字「這」用來寫兩個無全 ê 代名詞：tse、tsit，「彼」用來寫：he、hit，「對」用來寫：tùi、

teh 學 ê 時 khah oh 掌握。實 tú 實，D 類字實在真重要，in mā 是造成台語漢字複雜歹 liú-liáh ê 要緊因端。

複雜做伊複雜，根據賴淑玲、楊允言 ê 分析（賴淑玲、楊允言，2010），教育部 tī 2007 年公佈 ê 第一批 tshui 薦用字，恰 12 本字辭典內底記錄 ê 用字比較，統計 ê 結局顯示，大部份 ê tshui 薦用字恰字辭典頂 kuân ê 紀錄有一致；in 認為 tse 反應教育部 tshui 薦用字有一定 ê 普遍性，恰社會 ê 台語用字慣勢無相 kèh。Tann，教育部 tshui 薦 ê 台語漢字 mā 公佈到第三批--ah，雖罔內底受爭議 ê 部份猶原存在，m̄-koh 伊成做一個體制內 tshui-sak ê 標準，台語漢字 ê 用字問題會使講是表面上得著解決：台語用字 ê 標準有固定，koh tī 學校內底 teh 教。經過 20 thóng 冬，台語讀寫應該 ài 真普遍 khah 著，事實卻是倒反。Uì 《南音》內底 ê 台灣話文實踐恰 in tú--著 ê 困境來看，複雜 ê 台語漢字使用 kiám-tshái 是台語讀寫教育 ê 阻礙。台語漢字書寫 nā beh tī 社會內底流通甚至變做主流，ài 有足濟主客觀 ê 因素支持，上要緊--ê，就是台語漢字書寫 ài 會當形成一個文學 ê 市場勢面（literary field）（Gerhards & Anheier, 1989）。Tsit 號市場勢面 tī 日本時代恰現此時恐驚仔 lóng 無法度形成。M̄-koh，lán 所致意--ê 是 beh 搨出教台語 ê 好法度，漢字台語書寫 ê 市場勢面 kám 會成 m̄ 是 hiah 要緊。1930 年代台灣話文 ê 漢字使用無法度 hōo 讀冊人以外，會曉台語 ê 人真簡單就來學會，全款複雜 ê 漢字使用 tī 台語環境已經崩敗 ê tsit-má 更加無可能出脫。下面，lán 就來看 tsit-má 崩敗 ê 台語環境。

（二） 現此時 ê 台語環境

黃宣範（1994：223-224）tī 1994 年 ê 調查統計結果發現，女性、大學程度 iah 是年歲愈細 ê 人，華語使用率愈 kuân，台語使用率愈低，tī m̄ 是異國通婚 ê 雙語家庭內底，華語是主要 ê 家庭語言，而且爸母 mā kài 少 kā in-ê 語言（客語、台語、原住民語）thng hōo 序細（黃宣範，1994：225-252）。Tsia-ê 研究顯示上無 tī 頂世紀 ê 90 年代，就已經有華語取代台語變做家庭語言，台語 ê 語言活力消退 ê 趨勢。陳淑嬌（2007）tī beh 二十冬後 ê 研究指出，60 歲以上 ê 人，台語 lóng 講會輾轉（100%），m̄-koh 12 歲以下 ê 囡仔，會使輾轉講台語 ê 人 tshun 無夠五成（44.09%）。Nā 現時 ê 語言環境，華語已經是社會通用語甚至是家庭語言（葉高華，2017）。

Tse 是因為過去 60 年，台語受著兩階段 ê 壓迫所致。戰後到解嚴是第一階段：戰後 ê 語言教育是語言同化 ê 殖民政策，kā 華語當做高尚 ê 語言，kā 本土語言 tshia 落去溪坎，結局就是華語霸占台灣社會 ê 一四界，本土語言失去社會活力（Khu, 2013）。解嚴了後

ui，「通」用來寫 thong（形容詞）、thang（助動詞）。無仝功能 koh 無仝發音 ê 台語詞素用 siāng 一個漢字寫，國校學生定定會讀 m̄ 著--去（筆者非正式訪問國校台語教師）。

到 tann，台灣面對雙重壓力：西進中國俗全球化。Tī 西進中國嘅--人 ê 因素之下，利用華語成做西進中國投資趁錢上方便，華語 tī 台灣社會內底變做 koh khah 厲害 ê 語言資本。頂世紀九空年代開始 pháng ê 全球化，hōo 家長多數 to 願意下本栽培序細去學會使全世界 pha-pha 走 ê 英語，英語成做會使提升子弟競爭力 ê 語言資本。本土語言 suah m̄是會使轉換做錢水 ê 語言資本。就按呢，就算解嚴以後母語復振運動沖沖滾，tī tsit 款雙重壓迫之下，華語俗英語 ê 價值 ná kuân，本土語言 ná 落衰。

Tsit 兩階段 ê 壓迫過程 hōo 華語直直累積伊 ê 語言資本，hōo 伊 tī 台灣社會倚 kah 足在足穩。就 án-ne，tī 教育體制內底，tī 社會--nih，tūi 多數人來講，華語俗漢字 ê 連結不止仔深。一般無受過專門台語智識訓練 ê 人，便若看著漢字，想著--ê to 是 hit-ê 字 tī「華語」--nih ê 意思。Tui hit 號已經會曉聽、講台語 ê 人，台語 ê 漢字若是 tú-tú 好俗華語漢字意思相 thàng--ê，in 真好理解，若無，in 會起懷疑。Tui 囡仔來講，體制內底 ê 台語教育 kan-tann 一禮拜一節課，學生囡仔受著社會普遍 ê 意識形態影響，對台語 ê 態度多數 m̄是 hiah-nī 正面（蘇鳳蘭，2019），koh 是浸 tī 華語 ê 漢字海--nih，複雜 ê 台語漢字對 in 來講相對歹學。囡仔 nā tui 台語 ê 語音無熟甚至是快曉台語 ê 聽俗講，beh in 掌握複雜 ê 台語漢字就真困難！所致，台語 ê 讀俗寫並無因為教育部制定出一套漢字標準來大葩尾。

Tsit 款「不管是 tī 學校 iah 是社會--nih，漢字 lóng 是俗華語 kat kah bā-bā-bā」，就是 teh 做台語教育 ê 人 ài 認 hōo 清 ê 現實。²³「台語火星文」²⁴會來出現，甚至成做少年人 ê 流行，koh khah 是證明 tī 現代社會內底「漢字俗華語相 tuè 行」，台語漢字俗台語 ê 關係已經生疏化（alienation）²⁵。

（三） 致重「音韻智覺」才是台語教育 ê 好法度

頂面 lán 有講著，現此時 ê 教育環境用華語做媒介物，uì 幼稚園到大學，學生 to 是浸 tī 華語 / 華文 ê 環境--nih。華語 / 華文 ê 教學內底，tī 台灣是 àn 注音符號起基，tī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àn 漢語拼音開始，tsit 款教法 ê 一个因端是漢字本身 m̄是音素文字（Shu，

²³ Lán 當然 ài 批判 tsit 號現實背後 ê 意識形態，m̄-koh，koh khah 要緊--ê 是改進 lán tī 教學現場 ê 台語教學技術，致重音韻智覺 ê 教學正是 tsit 篇論文上要緊 ê 所在（請看第五節 ê 第三小節）。

²⁴ 台語火星文就是借華語漢字 ê 發音俗提 hit-ê 漢字來 tau tī 台語內底。比論，hun-thâu mài lūn tàn（薰頭莫亂擲）寫做「婚逃賣卵蛋」。若講漢字訓讀是提別款語言 ê 意義俗符號來 tau tī 台語--nih，「台語火星文」就是提別款語言（華語）ê 聲音俗符號來 kā in tsinn tī 台語內底。

²⁵ 生疏化（Alienation）是一个真 tsē 無全領域 ê 研究 lóng teh 使用 ê 複雜概念。普遍來講，生疏化就是「本底做伙 hōng 拆分開」、「本底熟似 suah 感覺生份」、「本底有 suah 失去」。Tī tsit-tah 筆者用來講 lán 人 tī 現代 ê 台灣社會內底 tui 台語俗台語漢字 ná 來 ná 生份 ê 變化。

2003)，大部份漢字恰 hit 字 ê 發音無 tú 好對對，學習者 tsiānn 歹預測無學過 ê 字 ê 發音。雖然有學者指出，形態智覺（morphological awareness）對漢字 ê 學習真要緊，m̄-koh 對 tshím 開始學 ê 囡仔來講，形態智覺對學習 ê 幫贊 phīng 無 hiah-nī 重要，顛倒是音韻智覺 tī 語言學習恰 bat 字 ê 過程中一直 lóng 扮演重要 ê 角色（Chung & Hu, 2007；Pan et al., 2016）。

自頂世紀 ê 60 年代開始就有研究者發現音韻智覺對語言學習恰 bat 字能力有相當 ê 關係（Hempenstall, 1997）。音韻智覺 ê 能力就是一個語言 ê 使用者對語言 ê 音節（syllable）、頭尾音（onset-rime）以及音素（phoneme）等等語言聲音的內部結構有智覺。針對某一款語言 ê bat 字恰閱讀，恰 tuì hit-ê 語言 ê 聲音 ê 覺醒有真大 ê 關係（Baker, Beattie, Nelson & Turtura, 2018）。

1911 年 5 月 ê 《臺南教會報》有一篇〈Kàu-iòk ê hó-hoat〉（1911）（教育 ê 好法），指出 beh 學會曉漢字漢文無 hiah-nī 簡單，透過白話字，男女老幼 to 會使真緊來掌握讀寫 ê 能力。歷史記錄 mā 顯明，上早恰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學台語白話字 ê 字 ê 婦女恰囡仔 lóng tī 幾個月就有法度寫恰讀（陳慕真，2015）。其實現代音韻智覺 ê 理論恰實證研究，叫應--ê 就是百外冬前，白話字 tī 台灣 ê 實踐結果。

頂面 lán 有講--過，教育部 tshui 薦 ê 台語漢字有六種成份，除了借音、倚音 ê 漢字，其他 ê 漢字恰台語 ê 音韻 lóng 無啥物關係。Koh 因為社會、教育現場 ê 主要語言 lóng 是華語，家庭語言 mā 受華語侵門踏戶，社會整體 lóng 恰台語漢字生疏化，nā 是台語教育 tshím 起頭就 uì 複雜 ê 台語漢字學習著手，囡仔無 thang 對台語聲音 ê 內部結構有 khah 好 ê 理解，音韻智覺無 thang 好好仔培養，án-ne beh 得著台語教育 ê 好成績是有 khah oh。卻其然，tsit-má tī 國民學校內底一禮拜一節 ê 台語課，是用教育部 tshui 薦漢字做媒介物教囡仔台語，²⁶beh tī 真少 ê 教學時數內底教無一定會曉台語聽寫 ê 囡仔台語，恰台語 ê 讀寫，確實有 khah oh。

所致，筆者 tī tsia 提出一個建議：台語 ê 基礎教育 ài 放棄複雜 ê 台語漢字系統，發展以羅馬字²⁷為主，結合台語讀、寫恰聽、講能力 ê 訓練。Cheung（2007）ê 研究指出，用英文做例，beh 會使正確發音講話恰音韻智覺有相當 ê 關係，而且聽 ê 理解恰暗唸閱讀 ê 理解 mā 是互相有關係。陳麗君恰許元馨（2020）ê 研究指出，對四間國民學校 ê 囡仔做試驗，發現有接受全羅馬字台語教學 ê 囡仔，音韻智覺能力恰台語 bat 字能力 lóng

²⁶ Tann 台語教材 ê 出版社主要有兩間：台南市 ê 金安出版社恰翰林出版，in 出版 ê 台語教科冊 lóng 是以台語漢字為主。

²⁷ Tsit-tah 講--ê ê 台語羅馬字包含白話字恰教育部 ê 羅馬字拼寫系統（alphabetic writing system）。

phīng 無受全羅馬字 ê 台語教學 ê 囡仔 khah kuàn ($p < 0.01$), 而且台語 ê 音韻智覺能力 koh 會使 tī 兩冬後幫贊囡仔學英語。台語羅馬字俗英文全款 lóng 是音素文字 (phonogram), 伊恰伊 ê 書寫單位形素 (grapheme) 之間有 khah 穩定 ê 對應關係。所致, 英文 ê 音韻智覺研究發現 ê 現象, 會使 tshui 論 nā 採用台語羅馬字進行教學 mā 有 sio-siāng ê 音韻智覺現象。台語羅馬字俗台語發音有直接 ê 關係, 台語教育若是用羅馬字做主體, 才會得確實培養學生 ê 音韻智覺, 彌補現代台語環境 ê 崩敗, 同齊時訓練學生囡仔台語聽講俗暗唸閱讀 ê 能力。

用羅馬字做台語教學確實對囡仔有真大 ê 路用。羅馬字 hōo 學生真自然就 tī 學台語 ê 讀俗寫--nih kā 台語 ê 聲音 (聽俗講) 學--起來。筆者認為, ài 用羅馬字 kā 台語 ê 讀寫聽講 tshiám 做伙, 等到囡仔 ê 台語羅馬字讀寫聽講能力 lóng 穩在在以後才開始發展台語漢字 ê 教育訓練。因為台語 ài 有夠 tsīng-tsōng 以後, beh 掌握複雜 ê 台語漢字才有路使。台語漢字 m̄ 是會 thāu 台語 ê 毒藥, m̄-koh 台語教育的確 ài uì 台語羅馬字開始才是。現時小學台語教育 ê 教材大部份 to 是以漢字 ê 閱讀俗學習為主, 需要徹底改變, 台語教育才有可能有 khah 好 ê 效果。

六、 結論

台灣 ê 讀冊人閱讀俗書寫古典漢文有真久長 ê 歷史, m̄-koh, 用漢字 kā 台語寫做書面語是 uì 日本時代才 khah 有。到 kah 1920 年代以後, tuè 台灣 ê 白話文運動發展, 新舊文學論戰到一個坎站, 台灣話文 mā tī 1930 年代擲「筆尾合舌尖」ê 白話文大旗出頭。《南音》tsit 本雜誌就是 tī tsit-ê 時代 ê 背景出世。雜誌成立 ê 因端雖然 m̄ 是全部為著台灣話文, 但是因為郭秋生 ê 參與、俗其他人 tī 雜誌內底 ê 議論, 落尾成做唱議台灣話文 ê 要緊舞台。郭秋生 tī《南音》內底有發表一篇意見完整 ê 台灣話文漢字使用 ê 法度, 伊 ê 第一篇台灣話文小說〈大耳的入港〉, 就是用實踐來證明伊對台語漢字書寫 ê 意見確實行會通。Tsit 篇小說 ê 漢字使用, mā 是後來濟濟台灣話文書寫 ê 基本枋模。

Lán nā kā tsit 款書寫 ê 法度分拆, 就會發現〈大耳的入港〉內底包含訓讀字、孔子白、音讀字、新造字俗屈話就文等五種功能無全 ê 漢字成分, 實在複雜。Nā 無好好仔掌握用字規則, 台灣話文就會是一款 tsiānn oh 讀 ê 文體, tse 對 lán tsit-má ê 台語教學有真重要 ê 啓示。

Tsit-má tī 體制內 teh 教囡仔台語所使用 ê 教科冊來自兩間主要 ê 出版社, in lóng 是採用教育部 ê tshui 薦漢字成做書面語媒介物來教囡仔。俗日本時代 ê 台灣話文漢字

pí-phīng, in to 是 siunn 過複雜 ê (漢字) 書寫系統。考慮著台語 ê 使用受著國語運動俾全球化 ê 兩階段壓迫，致使台灣社會、家庭 ê 台語環境 lóng 已經崩敗，koh 因為現此時 ê 教育 lóng 是用華語俾華文 tsiānn 做車載，tsia-ê 因素 hōo 台文漢字 ê 教育更加艱難，所致，若 beh 用台語漢字來做台語 ê 基礎教育，可能 m̄ 是一个好法度。若羅馬字，因為伊 teh 書寫俾使用方面 lóng 無漢字 hiah-nī 複雜，koh 俾華文無交 tshap, tī 教學上會使 hōo 會曉聽講台語 ê 囡仔真緊來掌握寫俾讀 (陳慕真，2015)，mā 會使 hōo 袂曉台語聽講 ê 囡仔真緊就來掌握台語 ê 語音 (陳麗君，2018)。所致，羅馬字是台語基礎教育--nih 上要緊 ê 部份。複雜 ê 台語漢字 ài tī 台語 ê 語音俾羅馬字 ê 讀寫 lóng 已經熟手了後才來講究。

(責任校對：邱藍萍)

引用冊目

一、中文冊目

- 李如龍，1995，〈論閩南方言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研究》，第 11 期，頁 15-36。[Li, Ru-long. (1995). On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 of Southern Min.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11, 15-36.]
- 李姿倫，2008，〈台灣閩南語口語變調與韻律分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Lee, Tzu-lun. (2008). *Tone Sandhi and Prosodic Phrasing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Speech*.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呂美親，2007，〈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Li, Bi-chhin. (2007). *The Research on Fictions Written in Taiwanese during the Japanese Ruling Period*. Master's thesis,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 呂美親，2015，〈訓讀、模仿、創造——「台灣白話文」：論日本時代台灣近代文體的形成與樣貌〉，收錄於吳蘭梅主編，《賴和・台灣魂的迴盪——2014 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文化局，頁 355-420。[Li, Bi-chhin. (2015). Kundoku, Imitation and Creation—"Taiwan Vernacular": On the Formation and Appearance of Modern Taiwanese Style in the Japanese Era. In Lan-mei Wu (Ed), *Lai He—Soul of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2014 Symposium on Changhua Research* (pp.355-420). Changhua: Changhua County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 呂美親，2020，〈「言文『不』一致」的起點：重論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及其時代〉，《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30 期，頁 141-187。[Li, Bi-chhin. (2020).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Tiunn Ngóo-kun's "The Significance of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and that Epoch. *Journal of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30, 141-187.]
- 宋文和，1935，《現代流行撞球相褒歌》，嘉義：捷發漢書部。[Sòng, Bùn-hô. (1935). *Modern and Popular Folk Song*. Chiayi: Tsiáp-huat Hàn-su-pōo.]
- 林香薇，2008，〈論臺灣閩南語歌仔冊的漢字書寫——以《僥倖錢開食了歌》為例〉，《中國學術年刊》，第 30 期（秋季號），頁 215-241。[Lin, Hsiang-wei. (2008). A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Written of Kua¹-A²-Cheh⁴ 歌仔冊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Dialect. *Studies in Sinology*, 30(2), 215-241.]

- 施炳華，2013，《荔鏡記匯釋》，台南：施炳華。[Si, Bing-hua. (2013). *An Interpretation of Li Jing Ji*. Tainan: Si, Bing-hua.]
- 陳培豐，2013，《想像和界限：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新北：群學。[Chen, Pei-feng. (2013). *Imagination and Boundary: Creolization of Literary Forms in Taiwan*. New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2006，《「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Chen, Pei-feng. (2006). *The Different Intentions behind the Semblance of "Douka": The Language Policy, Modernization and Identity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Ruling Period* (Xing-an Wang & Jumpei Fugeshi, Eds & Trans.).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 陳淑容，2004，《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臺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Chen, Shu-rong. (2004). *Nativist Literature of the 1930s: The Debate on Written Taiwanese and Its Aftermath*. Tainan: Tainan Public Library.]
- 陳淑嬌，2007，〈台灣語言活力研究〉，收錄於鄭錦全、何大安、蕭素英、江敏華、張永利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頁 19-39。[Chen, Shu-jiao. (2007). Taiwan Language Vitality Study. In Chin-Chuan Cheng, Dah-an Ho, Su-ying Hsiao, Min-hua Chiang & Henry Y. Chang (Eds.), *Multicultural Thinking about Language Policy* (pp.19-39).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陳慕真，2015，〈白話字的起源與在台灣的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論文。[Tan, Boo-chin. (2015). *The Origins of Pêh-ōe-jī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aiwan*.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陳麗君，2018，〈多語教育中聲韻覺識的跨語言轉移——以台南市口埤實驗國小為對象〉，發表於國立中山大學所主辦之「第十二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10 月 26-27 日。[Tan, Le-kun. (2018). Cross-Language Transfer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Multilingual Education—Tainan Koupi Experimental Elementary School as an Objec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aiwanese Language and Teaching, Kaohsiung, Taiwan. October 26-27.]
- 陳麗君、許元馨，2020，〈台語全羅教學在識字及英語聲韻覺識之跨語言效果〉，《臺灣語文研究》，第 15 卷第 2 期，頁 229-262。[Tan, Le-kun & Khou, Goan-him. (2020). The Efficacy of Teaching Taiwanese with Full Romanization on Word Learning and Cross-Linguistic Transfer of English Phonological Awareness.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5(2), 229-262.]

- 郭秋生, 1932a, 〈大耳的入港(上)〉, 《南音》, 第1卷第3期, 頁11。[Kueh, Tshiu-sing. (1932a). *Tuā Hīnn ê Jip Káng (I). Lâm-im, 1(3)*, 11.]
- 郭秋生, 1932b, 〈大耳的入港(中)〉, 《南音》, 第1卷第4期, 頁15-16。[Kueh, Tshiu-sing. (1932b). *Tuā Hīnn ê Jip Káng (II). Lâm-im, 1(4)*, 15-16.]
- 郭秋生, 1932c, 〈大耳的入港(下之上)〉, 《南音》, 第1卷第5期, 頁15-16。[Kueh, Tshiu-sing. (1932c). *Tuā Hīnn ê Jip Káng (III-1). Lâm-im, 1(5)*, 15-16.]
- 郭秋生, 1932d, 〈大耳的入港(下之中)〉, 《南音》, 第1卷第6期, 頁18-19。[Kueh, Tshiu-sing. (1932d). *Tuā Hīnn ê Jip Káng (III-2). Lâm-im, 1(6)*, 18-19.]
- 郭秋生, 1932e, 〈大耳的入港(完結)〉, 《南音》, 第1卷第8期, 頁12-14。[Kueh, Tshiu-sing. (1932e). *Tuā Hīnn ê Jip Káng (The Final). Lâm-im, 1(8)*, 12-14.]
- 郭秋生, 2003a[1931], 〈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 收錄於中島利郎編, 《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 高雄: 春暉, 頁7-52。[Kueh, Tshiu-sing. (2003a[1931]). *A Proposal for Building Taiuan Uebun*. In Toshio Nakajima (Ed.), *A 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Controvers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pp. 7-52). Kaohsiung: Chun-hui Publish.]
- 郭秋生, 2003b[1932], 〈說幾條臺灣話文的基礎工作給大家參考〉, 收錄於中島利郎編, 《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 高雄: 春暉, 頁223-226。[Kueh, Tshiu-sing. (2003b[1932]). *A Purposal of Some Basic Work of Taiuan Uebun for Your Reference*. In Toshio Nakajima (Ed.), *A 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Controvers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pp. 223-226). Kaohsiung: Chun-hui Publish.]
- 郭秋生, 2003c[1932], 〈新字問題〉, 收錄於中島利郎編, 《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 高雄: 春暉, 頁295-297。[Kueh, Tshiu-sing. (2003c[1932]). *Problems of Novelty Created Han Characters in Taiwanese*. In Toshio Nakajima (Ed.), *A 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Controvers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pp. 295-297). Kaohsiung: Chun-hui Publish.]
- 許俊雅, 2012, 〈誰的文學? 誰的產權? ——日治台灣報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之現象研探〉, 《臺灣文學學報》, 第21期, 頁1-35。[Hsu, Chun-ya. (2012). *Whose Literature? Whose Property?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aiwanese Magazine under Japanese Rule*. *Bulleti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21, 1-35.]
- 梅祖麟、楊秀芳, 1995, 〈幾個閩語語法的時間層次問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66本第1分, 頁1-21。[Mei, Tsu-lin & Yang, Hsiao-fang. (1995).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Grammar of the Min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6(1), 1-21.]
- 張我軍, 1925, 〈新文學運動的意義〉, 《臺灣民報》, 第67號, 頁19-21。[Zhang, Wo-jun. (1925).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Taiwan Minpao*, 67, 19-21.]

- 黃美娥，2004，〈台灣古典文學發展概述 1651-1945〉，《海峽兩岸台灣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頁 431-445。[Huang, Mei-er. (2004).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Taiwan (1651-1945).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Taiwan History across the Straits* (pp. 431-445). Xiamen: Graduate Institute for Taiwan Studies of Xiamen University.]
- 黃石輝，2003[1930]，〈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收錄於中島利郎編，《193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頁 1-6。[Huang, Shi-hui. (2003[1930]). Why Not to Promote Local Literature. In Toshio Nakajima (Ed.), *A 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Controvers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pp. 1-6). Kaohsiung: Chun-hui Publish.]
- 黃宣範，1994，《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Huang, Shuan-fan. (1994). *Language, Society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in Taiwan*.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 葉榮鐘，1932a，〈發刊詞〉，《南音》，創刊號，頁 1-2。[Yeh, Rung-chung. (1932a). General Introduction. *Lâm-im*, 1, 1-2.]
- 葉榮鐘，1932b，〈卷頭言：第三文學提唱〉，《南音》，第 8 號。[Yeh, Rung-chung. (1932b). Preface: Advocacy of the Third Kind of Literature. *Lâm-im*, 8.]
- 葉榮鐘，2003[1932]，〈文藝時評〉，收錄於中島利郎編，《193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頁 233-235。[Yeh, Rung-chung. (2003[1932]). Comments on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In Toshio Nakajima (Ed.), *A 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Controvers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pp. 233-235). Kaohsiung: Chun-hui Publish.]
- 葉高華，2017，〈臺灣民衆的家庭語言選擇〉，《臺灣社會學刊》，第 62 期，頁 59-111。[Yap, Ko-hua. (2017). Family Language Choice in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62, 59-111.]
- 葉高華，2018，〈臺灣歷次語言普查回顧〉，《臺灣語文研究》，第 13 卷第 2 期，頁 247-273。[Yap, Ko-hua. (2018). A Review of Linguistic Surveys in Censuses of Taiwan.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3(2), 247-273.]
- 楊秀芳，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Yang, Hsiao-fang. (1982). *A Study on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System of Minnan Language*.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董忠司，2011，〈漢字類型與詞語探源——由現階段台灣閩南語用字的發展說起〉，《臺灣語文研究》，第 6 卷第 1 期，頁 1-21。[Tung, Chung-szu. (2011). To Trace the Sources of Chinese Dialect's Character, Word, Language and "Types of Character" in Views of

- Now-Using Taiwan-Minnan Dialect.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6(1), 1-21.]
- 敬，2003[1932]，〈臺灣話文討論欄〉，收錄於中島利郎編，〈193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頁 189-190。[King. (2003[1932]). Taiuan Uebun Discussion Column. In Toshio Nakajima (Ed.), *A 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Controvers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pp. 189-190). Kaohsiung: Chun-hui Publish.]
- 鄭良偉，1989，〈台灣福建話裡漢字使用的情形〉，收錄於鄭良偉，〈走向標準化的台灣話文〉，台北：自立晚報，頁 308-312。[Cheng, Liang-wei. (1989). The Use of Han Characters in Taiwanese Hokkien. In Liang-wei Cheng, *Towards a Standardized Taiwanese* (pp. 308-312). Taipei: The Independence Evening Post.]
- 廖振富，2004，〈葉榮鐘《少奇吟草》所反映的師友情誼與現實關懷〉，《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 8 期，頁 35-76。[Liau, Jen-fu. (2004). The Friendship with Teachers and Friends and the Real Care Reflected by *Splendor in the Grass—A Venture of Poetry* of Yeh, Jung-chung. *NCU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8, 35-76.]
- 臧汀生，2011，〈台灣歌仔冊擬音「便宜字」書寫現象的類型〉，《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 22 期，頁 163-210。[Zang, Ting-sheng. (2011). The Type of “Pian-Yi-Zi” in Taiwanese Kua-a-Chheh. *NCU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2, 163-210.]
- 蔡盛琦，2002，〈日治時期臺灣的中文圖書出版業〉，《國家圖書館館刊》，91 年第 2 期，頁 65-92。[Tsai, Sheng-chi. (2002). Chinese Book-Publishing Business in Taiwan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895-194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ulletin*, 2002(2), 65-92.]
- 賴淑玲、楊允言，2010，〈教育部台灣閩南語推薦用字的比較分析〉，《台語研究》，第 2 卷第 1 期，頁 72-97。[Lua, Siok-ling & Iunn, Un-gian. (2010). On the Recommended Han Characters for Taiwan Southern Min Promulgated by Taiwa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2(1), 72-97.]
- 賴明弘，2003[1934]，〈絕對反對建設臺灣話文推翻一切邪說〉，收錄於中島利郎編，〈193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頁 497-522。[Lai, Ming-hong. (2003[1934]). Absolutely Oppose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o Overthrow All Heresy. In Toshio Nakajima (Ed.), *A Compila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Controvers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pp. 497-522). Kaohsiung: Chun-hui Publish.]
- 蘇鳳蘭，2019，〈在語言保存或流失的十字路口徘徊：台灣國中、小學生台語語言態度調查〉，《臺灣語文研究》，第 14 卷第 1 期，頁 81-119。[Su, Huang-lan. (2019). Wandering at the Crossroad between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A

Survey on Language Attitudes toward Taigi among 3rd-9th Graders in Taiwan. *Journal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14(1), 81-119.]

二、台文冊目

丁鳳珍，2007，〈爲 beh óa 近土地 kap 鄉親 póah 感情：台灣日治時期漢字小說中 ê 台語書寫探討〉，發表於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主辦之「台語文學學術研討會」，10 月 6-7 日。[Teng, Hong-tin. (2007). In Order to Get Close to the Land and to Cultivate Feelings among the Folks: A Discussion on the Writing of Taiwanese in Han Character Novels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Paper presented at Taiwanese Literature Symposium. Taichung, Taiwan. October 6-7.]

Kàu-iók ê Hó-hoat. (1911). *Tâi-lâm Kàu-hōe-pò*, 314, 34.

Lîm, Bō-seng. (1934). Sin Tâi-oân-ōe ê Tîn-liát-koán. *Tâi-oân Kàu-hōe Kong-pò*, 590, 9.

三、英文冊目

Baker, S., Beattie, T., Nelson, N., & Turtura, J. (2018). How We Learn to Read: The Critical Role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mproving Literacy Brief. National Center on Improving Literacy. Retrieved March 28, 2021, from <https://eric.ed.gov/?id=ED591919>.

Cheung, H. (2007). The Role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Mediating between Reading and Listening to Speech.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22(1), 130-154.

Chung, W. L. & Hu, C. F. (2007).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20, 441-461.

Gerhards, J. & Anheier, H. K. (1989). The Literary Field: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Bourdieu's Sociology of Art.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4(2), 131-146.

Hempenstall, K. (1997). The Role of Phonemic Awareness in Beginning Reading: A Review. *Behaviour Change*, 14(4), 201-214.

Khu, Uí-him. (2013). Vulnerable Mother Tongues in Taiwa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5(2), 54-75.

Pan, J., Song, S., Su, M., McBride, C., Liu, H., Zhang, Y., Li, H. & Shu, H. (2016).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onological Awarenes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Chinese Literacy Skills: Evidence from an 8-Year Longitudinal Study. *Developmental Science*, 19(6), 982-991.

- Shu, H. (2003). Chinese Writing System and Learning to Rea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8(5), 274-285.
- Sung, M. M. Y. (1973). A Study of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Amoy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3), 414-436.

Kueh Tshiu-sing's Practice and Predica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Lâm-im* (South Sound) Magazine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ontemporary Taiwanese Education

Khu, Uí-him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Taiwanese literary controversy in the 1930s was the first dispute amongst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on writing Taiwanese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ough with a short lifespan, *Lâm-im* (South Sound) magazine was one of the main battlefields of this controversy. Kueh Tshiu-sing (Kuo Chiu-sheng) created the “Taiwanese Literature Test Column” in it and published his complete principles of the use of Han characters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Furthermore, he proved that his principles can be put into practice by writing his first Taiwanese novel, “Tuā Hīnn ê Jip Káng” (The Big Ear Enters the Harbor). Nowadays, textbooks for Taiwanese education are mainly based on Han characters, which are taken as the main carriers of Taiwa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lection of Han characters in current Taiwanese writing and the principles proposed by Kueh. The main question brought up in this paper is whether using Han characters as a medium is a good way for teaching Taiwanese or not.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Lâm-im* magazine, this paper analyzes Kueh’s principles of using Han characters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ext analysis, as well as how he practiced his principles in his novel “Tuā Hīnn ê Jip Káng”. Through this, we can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he encountered in writing Taiwanese. After a further comparison of Kueh’s principle of using Han characters and the selection of Han characters in modern Taiwanes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Han characters may not be good medium in teaching Taiwanese.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Roman letters instead should be used as the main medium to teach orthography in current Taiwanese textbooks, and only after students have a good foundation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t is appropriate to have them learn Han characters for Taiwa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Keywords: Kueh Tshiu-sing (Kuo Chiu-sheng), *Lâm-im* (South Sound), Taiwanese, Han characters, phonological awareness